



# 新 芽

戈 基 著





新 芽

戈 基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太原

## 內 容 提 要

这本《文学丛书》选編了四篇反映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新芽》《旅伴》《出院》和《勋章的故事》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新战士的成长，生动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革命传统对青年战士的成长所起的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这些性格突出，形象鲜明的青年战士，充分显示了革命后继者的精神，立場坚定，刻苦顽强，大智大勇，忠于人民。

## 新 芽

戈 基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6·2  $\frac{5}{18}$  印张·1插页·37,000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180册

統一书号：10088·503

定 价：(六)二角

统一书号：10088 · 503

定 价：(六)二 角

## 目 录

|            |        |
|------------|--------|
| 新 芽.....   | ( 1 )  |
| 勋章的故事..... | ( 14 ) |
| 出 院.....   | ( 35 ) |
| 旅 伴.....   | ( 56 ) |

## 新 芽

我沿着湮河边的公路急急地走着。十点钟要赶回军部去开会，现在已经八点多了，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看来，是不能按时到会了。

这时，忽然背后有人叫我：

“袁股长！袁股长！”

很少有人叫我股长了，因为我调军部当助理员已经快四年啦！现在突然听到这样的称呼，不免有点奇怪。可是，这声音是那么熟悉，叫的又那么亲切！是谁在喊我呢？

我回头一看，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辆马车急驰而来，车上坐着一个战士，他一面挥舞着马鞭，一面依旧不断地叫：“袁股长！袁股长！”

快到跟前了，我才看清他的面貌，原来是小王赶着马车追上来了。

他是我的老战友了。四年前，我在团里当宣传股长的时候，小王刚好来到部队，分配在政治处当公务员。那时，他只有十八岁，虽是个成年人了，看模样，却象个小孩子。他刚到政治处的时候，工作还积极，只是很少说话，好象有什么心事，闷闷不乐，听不到他的笑声，看不到他的笑容。说他有思想问题吧，工作干的并不坏，说他沒有思想问题吧，又经常愁眉苦脸，谁也不知道这小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约两个月以后吧，团首长接到一封奇怪的来信，这信是一个叫小玉的农村姑娘写来的：

敬爱的首长：

我是王小刚的未婚妻。他参军的时候，跟我說，一到部队就給我写信，可是，快三个月了，他只给自己家里写信，不給我写信。我給他写了一封，他看也不看就退了回来。我很难过，是不是小刚当了国防战士看不起我了，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叫他生气了？……

沒想到这小鬼已有未婚妻！姑娘的信写的虽很简单，但不难看出她是很爱小王的。奇怪的是，小王为什么不给她写信？为什么把她的信看也不看就

退回去？

首长把这封信交给我，叫我办理这件事情。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把小王叫到我的寝室里。我先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开玩笑似的说：

“小王，有人控告你！”

“有人控告我？”他吃惊得猛地站起来，“我没有违法乱纪，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看到他着急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别着急。坐下，坐下。我说，你好好谈谈吧，你跟你未婚妻的关系究竟……”

“未婚妻？！”这小鬼想了想，好象弄明白了什么，便愤愤地说：“股长，你也不用转弯抹角啦，我知道，都是小唐搞的鬼！”

“小唐？”我莫名其妙地问，“那个小唐？”

“化学排那个唐玉华噢，还不是他向你们汇报的！”

我没有立即申明，从抽屉里拿出小王的信交给他：“你看，这是谁写来的信？”

这小鬼可机灵，一看信封上的笔迹，似乎已经明白了，脸，刷的一下红起来。他不安地把信展

开，然后，低下头看着。他的呼吸很急促，胸部一起一伏，我坐在他的对面，仿佛听到他那颗心咚咚跳动的声音。

等他看完了信，我问：“你为什么不给小玉写信？”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不愿给她写信！”

“是不是你不喜欢她？”

“不是。”

“是不是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叫你生气了？”

“不是。”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为的什么呢？”

“没有什么为什么！”又是这句似通非通的话。“不给她写信又不犯法！”他几乎要哭了，把信往桌上一丢，气冲冲地跑了。

“小王！小王！”我急得大叫，可是他头也不回，走了。

没想到这小鬼会有这么大的火气！这件事情还不大好办哩！第二天我把小唐叫了来，一了解，知道他们是同乡。看起来，小唐比小王还小，孩子气更重。当我问他小王为什么不给小玉写信的时候，开始推说不知道，后来我把小王说的话告诉他，他

才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敢说。我向小王作过保证，绝不泄露秘密。要是我说了，他定要生我的气！”

我真是又气又好笑：“小王还要生你的气，那到底是什么秘密？”

“股长，你不知道，小王的脾气可坏呢！”

“那末说，你怕他了？”

“怕倒不怕。”他不好意思地说。

“既然不怕，为什么要给他保守秘密呢？看到一个同志有思想问题不向领导反映，不好好帮助他，反而包庇他……”

“我包庇他？”小唐瞪着两只大眼睛吃惊地问我。

我故意装得十分严肃地反问他说：“你说呢？”

他不吭气了，沉默了一会，才开口：“好，我都告诉你吧，”他吞吞吐吐地说：“小王是因为自己当了公务员，不光彩，怕给小玉知道了看不起他，会把关系搞垮，所以不给小玉写信。他不愿意当公务员，想下连，只是不敢向上级提意见。还叫我保守秘密，……”

事情就这么简单么？不！不可能。我又问，

“那小王对小玉的猜疑，是否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那当然有啊！我们村里就有几个这样的姑娘，已经跟别人订了婚，后来因为男的应征后当了炊事员，就不跟他们好了。再说小玉是我们村里最好的姑娘，聪明，能干，长的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可以说，我们村，没有一个年轻人不喜欢她……”

“你也喜欢她吗？”

我这一问，小唐涨红着脸，尷尬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次谈话就算这样结束了。本来，我再想找小王谈一谈，了解一下他和小玉的情况，仔细一想，这小鬼爱面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的。再说，一旦知道这秘密是小唐暴露的，他一定要暴跳如雷，真的生起气来。我把情况向首长反映后，首长叫我给小玉写封信，把小王的想法告诉她，叫她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处理。我给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写信还是第一次，为了写这封信，整整花了一个多钟头。

小玉的回信来的很快，而且，还给小王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在信中，除了表示她坚定不移的

心意外，还给了他许多安慰和鼓励。小王看了后，感动得淌了几滴眼泪。在我的催促下，当晚，他也给小玉写了一封带检讨性的回信。

就这样，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我仿佛为这对年轻人做了件好事，感到轻松愉快。小王呢，由于我帮助了他，对我也特别好，久而久之，我几乎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什么都跟我说，他告诉我和小玉是怎么好起来的，他告诉我村里有多少人追求过她，他似乎还不大放心，总是意味深长地说：“要是结了婚就不怕吹了，”不过，他又自己批判自己：“我知道这想法不对，是个人主义！”

不知怎的，我渐渐喜欢起小王来了。这小鬼，当他思想上有问题的时候，虽然闷闷不乐，对工作不大安心，但还能克制自己，进行自我批判；当他的思想问题得到解决后，成天有说有笑，干劲冲天，这小鬼将来一定是个好战士！

不久，我调军政治部工作，小王很重感情，分别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呢。到军后，我们通过几次信，后来我因病进了医院，直到去年五月才回部队，本想写信告诉他，考虑到他可能复员了，也就没有给他去信。

去年十月下旬，我下放某团六连九班当兵，才知道他还留在部队，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就是九班的班长。三年多了，这小鬼进步的挺快，入了党，立了功，是全营较出色的班长。他身个长高了，皮肤也变黑了，眉宇之间，再也看不到三年前那股稚气了。他见到我，高兴得直蹦直跳，可是一听说我到他班里当兵，手足无措，顿时失去了笑容，特别是当我喊他班长，向他敬礼的时候，他急得脖子都红了。他连夜跑到连部提意见，要求把我这个兵调到别的班里去。指导员告诉他“这是支委会讨论决定的”，他才二话没说，回到了班里。

我总算是他的兵了，可是他不拿我当兵看待，夜里不派我站哨，白天不让我出差，开讨论会的时候，总要先问问我：“股长，你有什么指示？”

我的天，这那里是下放当兵，而是下放当官！我向他提了多次意见，他都置之不理。我急了，不得不向连首长反映，后来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他才拿我当兵使用。

这期间，正好碰上部队射击训练。小王怕我吃“鸭蛋”，找我个别谈话。

“股长！”

“你怎么又叫我股长！”我已经不知提醒过他多少次，可他还是这样叫我。

“好好，不叫你股长。不过，现在快要打靶了，不知你有什么困难没有？”他不等我回答，又说，“这几年，我们班每次打靶总评都是优秀，今年还打了两次满堂红，受到团的通报表扬……”

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他们班的打靶史来。我知道，这小鬼并不是有意向我夸耀自己的成绩，而是暗示我：“股长，我们班过去打靶成绩都不坏，这一次，你不要给我们丢脸！”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不能装聋，我向他表示决心：

“班长，你放心，我一定勤学苦练，保证打优秀。”

小王听了这话，便笑嘻嘻地鼓励我，叫我打靶时候，要沉住气，不要发慌。

总算是老天保佑，在小王和老战士的帮助下，我三枪打了二十七环，打了个优秀。全班同志打的都不坏，全连总评第一。这一下，小王可乐了，大会，小会不断地表扬我，仿佛全班的成绩是我一人得来的。

时间过的很快，当兵一个月，很快就到了。离开六连的头天晚上，部队放电影，我和小王没有去看，他要我给他提提意见。可是，叫我给他说什么呢？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我看出这小鬼工作很有魄力，处理问题很老练，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和三年前那个小王仿佛是另一个人了。

他见我不说话，自己便先说了：“总算对得起老首长，没有犯错误，当了三年多兵，在党和上级的教育下，还有点进步。只是快要复员了，回到家里，帮助我的人就少了。”

一听他提到家，我想起了他的未婚妻。我关切地问：“小玉近来好吗？”

可能是突然提到这件事，使他有点难为情吧，他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一层红晕：“高中毕业后，她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公社里的畜牧场当养猪娃……”

不等他说完，我跟他开玩笑说：“小玉当了养猪娃，没有怕你变心吧！有没有把你的信退回来？”

这一下，小王的脸更红了：“股长，你别挖苦我了。”他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已合计好，要是我复员的早，准备明年春节结婚，到时候，给股长

寄糖吧。”……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见到他，过去的事又在我的脑子里活动了起来。奇怪的是，今年复员的老兵，早已走了，这小鬼怎么还没离开部队？而且赶起马车来了呢？

马车停在我的身边。没等他开口，我就问：“你怎么还没回家？”

“上级又把我留下了，党员嘛，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好在那里都是干革命，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四年了，部队已成了我的家，离开这个家，心里也难受！”

我忽然想起他春节和小玉结婚的事，就打趣地问：“你不是要请我吃糖吗？”

“再过一年吧，决不会少你的，股长。”

“再过一年，你不怕‘吹’？”

他的脸又被我说红了：“股长！你又开我玩笑了，快上车吧，这是顺路。”

等我上了车，他把鞭子一甩，拍的一声，两匹红鬃马噻噻地跑开了，哈，这小鬼赶车的技术还蛮熟练呢！

“小王，那你怎么又赶起马车来了？”

“噢，股长，我调到炮兵营了。最近我们部队到湍河帮助地方修水库，我这个马车驾驶员忙得也够呛。为了学这玩艺儿，我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不说别的，光打这马鞭，手都搞肿了。”这小兔举起鞭子一晃，拍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

“你学的真快，才几天就这么熟练了！”

“跃进嘛，不快学不行啊，很多新同志都赶上我这个班长了。不瞒股长说，我还想再立个功回家呢！不过，我又想当……”

“想当军官是不是？”我听说最近部队抽了一批老战士到预备军官学校去学习，没等他说完，就问。

他笑了：“军官，咱可当不上，叫我当，我也当不了。我是想当炊事员。你看，股长同志，步兵干过了，炮兵干过了，公务员干过了，饲养员干过了，要是再干一干炊事员，打起仗来，那里缺人，就到那里去，一兵多用，多来劲！就是将来复员，到人民公社也是干什么都能凑把手。嗨，这是个人主义，我是说着玩的。嚟！”又是拍的一声，他把自己的话打断了。

马车跑的飞快，三月初的天气，迎着微风，颇